



文化中国行

见证多元文化交融影响，“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讲述中华文明的包容与厚重

本报记者 王珏 焦思雨

编者按：当地时间2025年7月11日，在法国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十七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西夏陵”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

西夏陵是中国西北地区11至13世纪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朝的陵墓遗址群，坐落于贺兰山脉南段东麓。它的存在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提供重要见证。

西夏陵博物馆馆长师培轶说，鸱吻常被放置在大 型建筑的屋顶正脊两端。这件绿釉鸱吻兼具龙与鱼的元素，反映了西夏王朝对中原建筑文化的吸收与创新。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说，从西夏史研究来看，西夏既有自己的特点，又能充分显示中华文明多样性、包容性。考古发现的西夏、汉两种文字碑刻，体现了民族的深度融合。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历史研究所名誉所长陈同滨说，“通过西夏陵的发掘和现存建筑可以看出，西夏对中原文化不是简单学习模仿，而是学习并创造性转化。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

展 现：西夏王朝丝绸之路枢纽特征

在宁夏博物馆，西夏陵陪葬墓出土的铜牛、石马，吸引着络绎不绝的观众。

宁夏博物馆馆长王效军说，两件文物出土时位于墓葬甬道的两侧，铜牛的牛头朝内，石马的马头朝外，体现了党项人“乘马出则征战，牵牛入则耕作”的生活状态，反映了西夏社会从游牧经济向农耕、畜牧兼营经济转变的历史进程。这两件文物也体现西夏时期高超的铸造与雕刻工艺，是研究西夏历史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

宁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录说，西夏王朝位于丝绸之路的关键位置上，据史料记载和研究，西夏充分利用河西走廊、居延道等丝绸之路的关键路 网，通过朝贡、榷场、互市等形式与周边宋、辽、金、吐蕃甚至远在西方的大食等民族与政权进行贸易与交流。

西夏陵出土的钱币、丝绸、珠玉、孔雀石珠饰等文物，展现了西夏依托丝绸之路与周边地区开展的商贸交流活动，揭示了西夏利用中继贸易在欧亚大陆东西方跨区域、长距离商贸交流中的枢纽特征。

蹴鞠，即以脚踢球，是起源于我国古代的一项兼具娱乐休闲、强身健体、军事训练等功能的运动。

汉代的鞠多是以皮革缝制外壳，内填充其他物品而制成的实心球。1979年甘肃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一件简易鞠，直径5.5厘米，以丝绵为内胆，外用麻线和绢绳捆扎为球，没有皮质外壳。

1992年敦煌悬泉置遗址也出土一件汉代鞠，是以植物秆茎卷成团，又以细麻绳捆扎为实心球，虽制作简单，但包裹紧实。

两件鞠所使用材质不同，后者可能是就地取材制成。现今仍有以竹篾编织空心足球的传统手 艺，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鞠与用竹篾编织的足球皆是以便宜的材料来制作，可作为娱乐工具代替专业足球的部分功能。

蹴鞠作为一种提升体能的运动方式，也广泛流行于军队，一为鼓舞士 气，二为训练士兵，将竞技嬉戏与军事训练相结合。

敦煌马圈湾遗址和悬泉置遗址皆为汉代边塞遗址，特别是马圈湾作为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鞠极有可能就是训练士卒的器材。

河南、江苏、山东、陕西等地出土的汉代画像砖上也绘制有蹴鞠的场景人物，定格蹴鞠在唐宋时期仍有较大发展，元明清时期在文献上对这项运动也多有记载。蹴鞠的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鞠制作工艺的改进。唐代鞠由汉代的实心球改良为以动物膀胱充气为内胆，来增加鞠的弹性和韧度。在宋代，不但将唐代的8片尖皮改良为12片，还在制作工艺上精益求精。二是蹴鞠活动全面普及，逐渐成为全社会流行的一项运动。三是竞技规则日益完善，还出现了《蹴鞠谱》等专业著作。

（作者为甘肃简牍博物馆科技保护部主任，本报记者宋朝军采访整理）

图⑥：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鞠。

甘肃简牍博物馆供图

图⑦：中国工艺美术馆雕塑作品“蹴鞠”（局部）。北京美好景象图片供图

解读西夏文字的关键参照

杨浣

11至13世纪，中国西北的广袤土地上，坐落着西夏王朝，它为后世留下了一份神秘而独特的文化遗产——西夏文。

西夏文是在成熟汉字的既有模式下创制和使用的；字形实际上是横、竖、撇、点、折等汉字基本笔画的重新组合，字义主要是通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西夏文字或其部件意义的叠加来表达，类似汉字中的会意字。

解读西夏文绝非坦途。西夏文结构复杂，笔画繁复，总字数在6000个左右，更有楷书、草书等多种书写形式。而西夏语（严格来说是党项语）也呈现了非常丰富的语音和语法形态，为解读工作增添了重重障碍。

上世纪初，黑水城文献的出土让西夏文解读工作迎来突破性进展。其中，西夏文和汉文双解通俗语汇辞书《番汉合时掌中珠》，曾被誉为“打开西夏文字之门的金钥匙”，是解读西夏文字的关键参照。借助这本只有37页的小书，100多年来学者们释读了上百种文献，逐步揭开西夏的神秘面纱。

解读西夏文及西夏文文献不仅在于传承“冷门绝学”，更在于挖掘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一是研究西夏语文学。西夏文和西夏语中仍存在着许多未解之谜，如：西夏文草书文献的辨识、夏译藏传佛教文献的释读等，其中更不乏不少难解之谜，如西夏文的造字规则、西夏语的语音语法体系等，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学人潜心钻研、薪火相传，由此形成研究西夏语文的专门之学。

二是还原西夏历史面貌。出土西夏文文献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在传世汉文典籍留存无几的背景下，这些西夏文文献就成了深入探究西夏政治制度、经济形态与文化内涵的首要史源与宝贵资源。

三是印证中华民族交融。在西夏文文献中，有《论语》《孟子》《孝经》等中原文化经典译本，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与包容性，已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资源。

四是挖掘优秀传统文化。西夏文文献包罗万象，有很多是各民族共创、共享、共传的文化结晶。如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和西夏文谚语集《新集锦杂辞》及法律文献《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等，均是那一时期西北各民族共同生产、共同生活的经验及智慧总结。

五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西夏占据着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河西走廊，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桥梁。西夏黑水城遗址壁画《众星曜簇拥的炽盛光佛》描绘了星神集会的热闹景象。这些艺术上被人格化的星神，有的源自中土，有的源自古印度，见证了不同文明的交融与共生。今天，西夏虽然在中国，但西夏研究依然是国际汉学交流的热点之一。

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中华文明研究的当下，西夏文研究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可预见的前景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领域：一是通过建设国际西夏文献数据库，解决西夏文献分藏多国、不便利用的学术研究痛点；二是通过开发西夏文及西夏文文献智能识读系统，大幅提升西夏文的辨识水平和释读效率，进而辅助西夏文献理解和分析；三是通过虚拟仿真与人工智能修复技术，让西夏文文献所承载的优秀文化遗产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为宁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院（民族与历史学院）副院长，本报记者焦思雨采访整理）

上图为《番汉合时掌中珠》内页。 尤亚辉摄

部分西夏遗存

在已公布的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中，西夏遗存超过40处，遗存类型丰富多样，为西夏文化提供了特殊的见证。

下表为部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的西夏遗存。

黑水城遗址	位于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出土西夏文献数量多、内容丰富，为西夏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省嵬城址	位于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对研究西夏早期“城”的形制及其建筑技术具有重要价值。
敦煌莫高窟—西夏窟	位于甘肃酒泉敦煌市，敦煌莫高窟保存了数十个西夏窟，留有大量的西夏题记、壁画和一些雕塑、洞窟建筑，是研究西夏社会生活尤其是文化艺术的宝库。
榆林窟—西夏窟	位于甘肃酒泉瓜州县，榆林窟现存多个西夏时期洞窟，壁画题材丰富，生动反映了西夏时期的社会生活。
康济寺塔	位于宁夏吴忠市同心县，现存建筑中部分砖石为西夏原物，是研究西夏佛教建筑艺术的珍贵实物资料。
灵武窑址	位于宁夏银川灵武市，是西夏至元代的重要窑窑遗址，对研究西夏制瓷业具有重要价值。

本版责编：孟 扬 唐中科 梁泽渝 版式设计：沈亦伶